

眞兒學成歸國

細菌襲人眞兒染病

眞兒在美國康大研究院，修完了他的學分以後，就回國了。可喜的是，幾年不見，他還和從前一樣的孝敬我，絲毫不曾染上美國人不要父母的惡習。他在未出國以前，由朋友介紹，認識了一位福州籍的蔣小姐，出身舊家，人很樸實，沒有時下一般女學生的習氣。得我同意後，兩人就在屏東的教堂中舉行了婚禮。因爲蔣小姐也是信教的。

本來我母子兩人，孤孤單單的。如今才算像一個家了。

過了一年，長孫出生，一家四口，我也含飴弄孫了。

眞兒回國後，糖廠給他升了級，派去烏日當組長。在未接事之初，同事都來勸他，千萬不可到烏日去，那邊有個姓章名×的同事，爲人極其陰險，許多人都吃過他的虧，他害人的方法是趁人不備，把一些毒藥放在別人的飯菜裏。這種毒藥是慢性的，當場不致置人於死，却能使人慢性中毒。

眞兒也早有所聞，烏日并非善地，再三上簽呈，請改調他處。可是上面說：「命令已經發出是不能改變的。」

於是我們一家，抱着無可奈何的心情，到烏日去了。

媳婦帶孩子。我主家務。真兒忙於他的公務。祇有中午，晚上回家吃飯時，才能夠見面。真兒總說：「事情不好做，章×妒賢嫉能，我實在想走。」

我勸他，不妨忍耐些，且等些時再請調不妨。

又過了幾個月，真兒回來說：「此人什麼都不懂，簡直沒有科學頭腦，一味擺官僚架子。我是一定不幹了。」

「那就上簽呈請調吧。」

「不過我今年考績很好，是個甲等，上級給了獎品。章×祇得了個丙等，還被上級訓了幾句。」真兒很高興地說。

「啊喲！」我低喊道：這事太可怕，你與章×已結下深怨了。我是受夠了傾軋排擠之苦的，可謂經驗豐富，我的受害，就是爲了上級屢屢嘉獎，因而受到了排擠的。妒賢嫉能，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性，也是人類的惡根性之一，要不然的話，歷史上的許多可悲可嘆的事，也就不會產生了。我設想既畢，便催他：

「你趕快上簽呈請調，在未調離烏日之前，諸事謹慎，包括飲食與言行在內。」

第二天，真兒中午沒有回來吃飯。晚上到家說：「今天中午有人請吃飯，說是賀我升級。」

我急問：「章×是否和你同桌？」

「不，章×今天在辦公室吃便當，沒有參加。」真兒若有所憶地說：「說來也真怪，剛剛送上了咖啡，有人喊我去接電話，我跑去接聽，又沒有聲音了。回來的時候，看見我的咖啡杯好像有人動過，我也不能以爲意。喝了幾口，覺得有點辣辣的，便不喝了。因爲媽媽說過要我小心的話。」

「這吃剩的咖啡有沒有倒掉？」我急問。

「早給工人們倒掉了。」

「你趕快去醫務室驗大小便。無論如何，你從明天起不能再上班了，請幾天病假，等調差的公事到了，再去辦移交吧！」

那時台糖島日的醫務室設備簡陋，馬馬虎虎一查，自然查不出名堂來，況且又無人證物證，我們也不能控告他下毒。

不久，調職的命令下來了；是竹南頂大埔的台糖種畜場，真兒的職務爲技正。種畜場與牧草是有密切關係的。既可研究改良，又可作實驗和應用。場長戈福江先生，一派學者風度，待人誠懇，沒有官氣。不過宿舍是鋁質的屋頂，而以蔗板作牆壁，不但冬寒夏熱，而且鄰居間聲息相聞，房子也小。蒼蠅處處，是豬糞所引來的。但是既來之則安之。且勉強住下來再說。誰知不到一個月，真兒病倒了。肚腹脹痛，一動作即氣喘連連。

去看醫生，也說不出是什麼毛病。有說十二指腸蟲的，有說是胃潰瘍的。但結論都是要他絕對休息。

可是我們家無擔石，一家四口，全靠真兒一個人的收入，維持生活。

我，一個做母親的人，看到自己的兒子帶病工作，心上十分不忍。媳婦帶着嬰兒，也不能出外做事。想來想去，還是我去看看，能不能幫兒子把這付生活的擔子挑起來。

一面要真兒請假養病，可以拿半薪維持日用。至於醫藥等其他開支，則由我去想辦法。（那時的公務員還沒有保險制度。這一制度的創立，是陳辭公在恩施主政時所創，行之有效，才在台灣定為制度的。）

證件遺失不能銓敘

住在台北，有一位錢壽恒（久孚）先生，人很厚道。他追隨陳辭公最久，目前當一名處長。他是浙江籍的同事中，極少數和我很談得來的一人。我們認識，已有幾十年了。

我就去拜訪他，談到我想出來做事的話。他問：「你的證件都帶來了沒有？目前銓敘很嚴格，一定要有證件，才能夠通過。」

我就把如何逃脫魔掌，和焚燬證件的事，一一對錢先生說了。

他回答：「這就難了。」

「聽說請當年的老長官出具證明，也有相同的效果。」我說。

「按理說，你追隨辭公的時間最久，如他肯出具證明的話，一切的問題，就可迎刃而解了。不過辭公

一向不肯爲人作證的，因爲他的部下太多了。」錢先生回答。

錢太太在旁插嘴道：「目前的許多什麼委員：都是聘任制，不必經過銓敘的。褚先生跟隨辭公這許多年，莫非連個××委員也當不上嗎？」

我說：「台灣地方小，公務員的缺也少，既如此，就不必去麻煩老上司了。我祇爲生活，不爲功名，又何必去同人家爭競呢？我自己想辦法就是。」說畢，辭別了錢久孚夫婦出門。

一路想：先夫去世時，我靠一枝筆，養大了孩子。如今孩子有病，我還是靠自己這枝筆最爲妥當。可以說，一筆在手，我是不必憂慮衣食的。於是瀟瀟洒洒地，走到一處朋友家來。

不免談起我的生活情形，朋友說：

「有一家××圖書公司，正在找一位編輯，本來要她去，爲了……」她看了她丈夫一眼道：

「因爲這家的老闆是有名的難相處，所以我一直沒有答應。你如急於找事，不妨去試試。」

她的丈夫攙言道：「這小子怕我，我要他訂立合同，就不怕他要花樣了。每月編輯費一千六百元，供住不供食。褚先生如願意，我明天就去喊他來。」

我此時已無選擇餘地，就向他夫婦表示道謝，說定了後天去聽回音。

禿筆有靈再度賣文

我到台北，不是住在兄嫂家，就住在外甥朱鼎家。朱家房子大，我有單獨一間，所以我這次來，就直住在他們家裏。

我回去時，恰好朱鼎也已下班回家。我便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他。他那時在內政部工作，早已成家，并且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，他的太太姓吳，爲人也很直爽大方，相處很好。

朱鼎想了一晌道：「這件事如其沒有什麼麻煩，你的朋友爲什麼不接下來？可能是一隻燙手的山薯，你要當心！」

因此，我第二天，就去陳公館看望夫人。

夫人祇和我談家常。知我已有了孫兒。說：

「你也是個老太太了。」夫人笑。

我也笑。但我的心中在哭，由於證件不全，不能銓敘，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，如何能夠笑得出來。幾次想開口：

「不知有沒有不需銓敘的聘任職之類，請夫人代我問問辭公。」這些話，却始終沒有說出口來。陳夫人的修養很好，決不會給人難堪。但我自己却必需知趣，如其對方是心胸狹窄的人，一定會想起，民國三十三年春天，夫人教我去幫她做婦女工作，而我沒有去。也許她會想；你從前跟着羅某人請你都不肯來，如今羅某人下台，你又來找我，我也不會理你了。

夫人的道德，我一向敬佩，她是決不會這樣想的，但我却不能不有所顧慮，所以絕口不提這些事，祇說真兒有病，如此這般。

夫人聽了就說：「我幫你去探聽探聽，如有好的醫生，我就通知你。」（那時榮總尚未成立，台灣醫藥，尚未像今天這樣發達。）

我謝了夫人，便告辭回來。心想我不開口是聰明的，開了口而遭到推托，反而無趣。

商界官氣真是驚人

於是決心去做××圖書公司的編輯了。

當我未入商界之前，不知商家官氣之重，比真正的官僚還要高過十倍。老闆對夥計，常常用責罵的口氣說話。夥計有事對老闆說，更是滿口的「請指示」，「請吩咐」。「是，照辦」。而且老闆必然端坐不動，夥計則必須鞠躬如也，才好向他請示。

我在軍政界幾十年，倒尚未聽見過這樣的官腔，和如此可怕的官勢。我看了這情形，幾乎連隔夜飯都會嘔出來。認為這些人一輩子做不了官，祇好借此過過他的官癮，也實在可憐可憫。幸而我編書另住在別處，可以無需去見這位官架十足的大老闆的。

我住的地方在中和鄉中興路六十號，是××公司的宿舍，有一間房間。其實祇能算是半間，是一房隔

作兩間的。爲了我要寫作，蒙老闆指定我住在前半間，光線好一點，後半間住的是姓孫，兩夫婦帶一孩子。我與孫太太處得極好。兩人共一廚房，他有孩子，實在忙不過來時，我就幫她炒個菜什麼的。她也對我極好，那地方還沒有自來水，必須用「朋浦」從井裏抽上來，才有水可用。第一次抽的時候最費力，要上上下下的扳得滿頭汗。第二次就容易了。孫太太知我力小體弱，而且不慣勞動。所以第一次總由她去把水抽了上來，再叫我去抽，就比較容易了。我認爲與其和半瓶醋的知識婦女相處，遠不如與不會讀過書的女人做鄰居，要愉快多了，因爲她們純良的天性，還不會被那些惡劣的假知識所染黑呀！

我每天一早起來寫文章，修改稿件，到上午十一點，我就提着籃籃罐罐，去朋浦井邊洗菜淘米，預備做飯了。我向來不喜吃葷腥，每天多數炒一碗青菜，外加兩個蛋，就是一天的菜餚了。那時我還能夠吃飯，不過要煮得軟一點。煮一次吃一天，一切總以簡單和節約爲原則，我要省下錢來，爲兒子治病呀！